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38
25 October 1977

CHINESE

第二〇三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贾帕尔先生	(印度)
<u>理事国</u> ：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伦纳德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420)(续前)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多哥和突尼斯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和突尼斯代表梅斯蒂里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愿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的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的代表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有限，我请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们愿意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贝贾维先生和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项目。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委内瑞拉) : 上个星期南非局势急剧恶化, 这是事实。最近的事件是对任何促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该领土人口的大多数的方向改变的表现采取有系统的日益加强的镇压的必然结果。

这些事件再一次暴露了顽固不化的种族隔离政权的真面目, 因此, 七个月前推迟这次辩论和对当时分发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的各种理由都站不住脚了。

这几个月来, 我们白费劲地等着, 看一看一些国家为寻求一个解决这个地区的复杂问题的方法而作的努力是否会带来任何成果。现在是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候了。由于各种理由, 人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强硬行动的愿望好几次都受到挫折。不过鉴于目前局势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安理会不能再推迟采取有效措施了。

安理会非洲成员所提出的四项决议草案中的规定, 为我们继续向种族隔离政策进行战斗所应采取的行动提供了适当的范畴。如果这些具体措施获得联合国各会员国适当采用, 就会产生较有成效的结果。

几天前, 非洲统一组织 (非统组织) 及其秘书处的一个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 当时, 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再次重申我国政府的决心, 不同比勒陀利亚发生任何关系, 并且说:

“……对于委内瑞拉来说, 迎接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团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我们深切同情终将导致非洲解放的斗争, 我们同这些斗争站在一起。”

与此同时, 他说, 委内瑞拉对非洲的解放斗争给予完全的合作, 他向非统组织代表团表示, 他们可以信赖委内瑞拉在联合国的投票以及它在物质上的支持和声援。

最后, 我愿重申, 委内瑞拉政府强烈斥责种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高压手段。把两家表达人口大多数的意见的报纸封掉, 是对最基本的人权之一——获取消息的权利——的侵犯。不过, 令我们安慰的是, 这些手段正反映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由于看到反对不正义的斗争日益发展而惶惶不可终日。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几天在南非发生的事件使我们对这个灾难性的国家南非的审议达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这些事件明显地证明：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正竭力打击对残暴不人道的种族隔离行径的任何反对迹象，它不能容忍被压迫的多数人有自由言论——任何言论——公开批评或任何形式的自由。

这些事件表明，安全理事会必须斥责那些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说什么南非可能实现和平和建设性的改革。 安理会现在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保证在国际社会中隔离这个少数人政权。 联合国现在必须积极帮助消灭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所谓司法部长——或所谓司法的部长——刚刚扔出了一枚政治炸弹，旨在消除那里残存的自由。 有十八个组织被查封了，其中包括黑人家长协会、黑人会议组织、南非学生运动、南非学生组织、索维托学生代表理事会、黑人记者公会、黑人社区方案、全国青年组织和基督教协进会等。

两家最主要的黑人报纸《世界报》和《周末世界报》已禁止出版。 它们的编辑已被逮捕。 此外，还有几十名南非黑人知名人士被逮捕或拘禁，一些南非白人知名人士被禁止活动，其中包括东伦敦《每日快讯报》编辑唐纳德·伍兹先生和基督教协进会主任拜尔·诺德博士。

南非政府说，通过查封这些组织和几十人的逮捕或禁止活动，将可消灭“仇视白人运动”，并且说这个运动是一些想把国家引入“无政府状态”的“少数人”搞的。 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言语，同它们的行动一样，暴露了一切。 凡有理智的人从这些言语中就可看出来，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为种族主义和恐惧所困的政权发出的危险、狂妄的叫嚣，这个充满妄想的政权将会使用其权力到处为非作歹。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一直认为，南非政权是一个法西斯政权，只要目前的政权存在一日，我们就不能期望该国会有任何真正的改革。 过去一个星期的事件证明我们是对的。 南非政权的行动既是疯狂的也是“合乎逻辑”的；这是种族主义的逻辑的一部分，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 的确，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曾预言过这些行动将会发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迫切地重新评价它在南非问题上的立场。我国代表团相信，我们现在必须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通过三月二十九日提交安理会的关于南非的决议草案。这是我们起码能做到的事。

众所周知，过去一些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要谨慎从事。它们说，非洲集团所要求的行动是急躁的。他们曾经说过而且现在还说，西方大国可以说服南非进行改革，变得合理一点，松开种族隔离这个镣铐。他们告诉我们说，进行改革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和平手段”；有些人甚至说：“可以实现对黑人和白人都有利的根本改革”。

今年春天，成员们被说服推迟关于南非的辩论。他们听说，西方大国的代表们将到南非去，对沃斯特先生讲明白，时间已不多了。他们会要求南非进行改革，而且以联合国的制裁相威胁，如果改革没有实现。成员们听说，华盛顿的新政府致力于南非的多数人统治，而且它会用其权力及影响来逼使改革。他们听说，他们不久将会看到，美国和西方的新政策是行得通的。

在三月间，理事会被要求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推迟两个月。我们现在已等了六个月了，我们发觉，在春季提出的延期请求是天真的、自利的和危险的。毫无疑问，种族主义政权现在已现出其法西斯真面目。

甚至批评能力很差和对第三世界鲜表同情的西方舆论界也表现出它们现在理解南非的情况了。《华盛顿邮报》驻约翰内斯堡记者不久前在谈到沃斯特先生时说：

“他的谈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已决定不理睬外界（包括美国）的压力，并且不顾外面的观感怎样，都要镇压唱反调的黑人和白人。”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月二十一日引述了未报道其姓名的一位美国官员所说的同样意思的话。据《箴言报》的记者报道，那位官员在谈到沃斯特的政权时说：

“绝对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准备朝着正确的方向作出任何重大的改革。”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那位官员还说：

“各种迹象表明，他们打算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且如果有任何改变的话，那就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加强这种政策。”

《华盛顿邮报》一位有名望的撰述詹姆斯·霍格兰在十月二十日这样写道：白人少数政权正在试图“使已经增长的黑人政治觉醒倒退十年。”他指出，上个星期被查封的组织和被逮捕的人士，大多数都是温和派，主张通过和平途径达成改革。霍格兰先生最后说：

南非的多数人“……现在或者接受政府所施行的而为国际所谴责的分开发展的政策，或者诉诸暴力，此外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选择了。”

现在即使是那些最迟钝的人也应当清楚看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于改革或甚至改良都是不愿意的，对于通过“和平途径”或任何其他途径来实行改革根本不感兴趣。它所要的是维持它厚颜无耻所称的“南非生活方式”，即种族隔离。

看来某些成员即使在现在也拒不承认南非的真相，而且他们也似乎不愿联合国对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采取强烈的行动。我们听说，特别是美国对这样行动的后果表示忧虑，因为，据说，国际社会需要南非的合作，以“解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问题。

我们必须仔细研究这种论调，因为它正被用来试图再次推迟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大国到底是由于看不出真相而犹豫不决，还是由于犹豫不决而看不出真相？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话直说最重要。据我们推断，西方大国没有对南非采取行动，并试图阻止联合国采取行动，是因为它们害怕种族隔离土崩瓦解之后的大变动。

去年九月十一日，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他就南部非洲和黎巴嫩问题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说，美国愿意看到在南部非洲和平过渡到多数人统治。他说，“武装斗争”是导致“激进化”的过程，这就是基辛格先生的话。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的确，他提到“整个非洲大陆激进化的可能性”。他还说，美国及其盟国不愿看到“激进”政府在南部非洲出现，这也是基辛格先生的话。看来他相信这类政府将威胁西方在这个地区的重大利益。因此，美国及其盟国打算利用它们的影响来保证过渡到多数人统治这个过程是“和平”的，并由“温和政府”来进行。这才是保护西方利益的方法。

我们相信国务卿基辛格的逻辑今天还是适用的，而且也适用于所有主要的西方国家，因为正是这种逻辑使他们要求推迟行动和谨慎行事，而不去关心怎样才是对非洲和非洲人民最好。一些国家政府尽可说它们憎恶种族隔离，甚至说它们愿意看到南非发生“根本改革”。然而这只是空话，而在讲这些话时，南非的人民正在死亡边缘。

事实是，西方政府和西方机构公开宣称，它们在南部非洲有极其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的利益，其中包括获取这个地区的矿物资源、进入市场、剥削廉价劳力和控制战略性贸易航线等。当西方发言人谈到有必要保护它们在南部非洲的利益时，他们是了无歉意的。

大家知道，这些利益在西方对南部非洲的政策策划上占有很大的比重。任何一个胜任的记者、国际公务员或学者都可提供充分的资料来证明这个事实。然而我们在这里的讨论中，并没有人提及这些顾虑。把真正的问题亮出来不是更好吗？如果我们的讨论继续围绕着并非是理由的理由打转，那就会浪费时间，并使我们有亏于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讨论这些问题。很可能会有人说，我的发言是对好意的人的一种任意的、无理的攻击。任何人都不应为这些可以预料到的遁词所欺骗。让安全理事会调查这任事的真相。让安理会象我们一样地来检查证据，决定我们所说的是否是事实。我们相信，如果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就可讨论真正的问题和作出一些进展。

现在再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论调，即西方大国可以说服南非种族主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义政权进行改革或改变。有些人被说动了接受这种论调，唯一后果是南部非洲的危机加剧了，自由和独立的事业受到了损害。让我们来看一看证据。这些会议的长期拖延，帮助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使该政权得以向非法的史密斯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为国内的镇压和暴力行为提供了一层外交帷幕。

安全理事会应立即开始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行动，以拯救生命，使大多数人民免受更多的痛苦。联合国的有效行动可以使该政权不能继续顽固下去。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于今年六、七月在利布维尔举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南非的决议。其中关于制裁的决议号召：

“彻底”——我重说一遍，“彻底”——“孤立种族隔离政权，立即停止同该政权的一切军事合作和核合作，停止银行贷款和在南非的投资。”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对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所发出的号召，最好的响应就是立即通过安理会非洲成员在今年三月提出的决议草案 S/12309、S/12310、S/12311 和 S/12312。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罗马尼亚)：七个月以前，安全理事会决定暂停辩论，期望当时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的严重和紧张局势会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现在我们却看见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黑人大多数又犯下了新的残暴罪行。加强了对自由战士的镇压，继续压制有色人口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又加强了对南非的重要非洲人组织和很多刊物的查禁措施。

假如还需要什么事实来证明的话，这些事实就再度证明了南非的少数政权是决意绝不自动放弃其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政策的。面对着为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南非少数政权在绝望之余，竟变得越来越残暴、乖戾和没有人性。种族政策、剥削及其恶果；剥夺多数南非人的基本权利；强迫数百万非洲人迁移，以及建立班图斯坦等等，都是安理会深切关切的问题。我们通过的大量决议就反映出这种关切。

联合国曾作出各种努力，以求消除这种造成最屈辱性的不平等、痛苦和恐怖的政策，这种被正确地认为是触犯人类尊严与良知的政策；联合国自一九四六年来曾采取各种措施，以期南非政府恢复理性。多年来，曾一再向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出呼吁，要求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顾到《宪章》的规定。一九六三年，曾吁请所有会员国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并在外交上孤立该国。

鉴于种族主义政权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又鉴于对非洲人的加紧镇压，安理会一九七二年在非洲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上，确认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斗争的合法性，并重申必须遵守对南非的武器禁运。

继续施行迫害有色人口的种族优越政策，血腥的镇压终于导致了在索韦托和兰戈的大屠杀；怂恿政治暗杀，包括暗杀自由战士史蒂夫·比科，已经在南非境内和国际上引起强烈抗议。国际社会日益关切，今年与南非局势有关的问题已经成为在拉各斯、马普托和里斯本等地举行的很多国际会议的主题，有些会议并且是专门讨论非洲大陆这一地区的局势。

(罗马尼亚)

比勒陀利亚政权所施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它对自由战士、所有有色人口犯下的罪行，是残暴地剥夺了南非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对国际舆论的蔑视，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标准公然违反。这种政策的后果在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形成一触即发的局势，构成对该地区和平的严重威胁，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有无法预见的影响。这已是没有任何人否认的事实了。

罗马尼亚认为，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和非洲大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是极为迫切的任务。这种局势得到了全世界进步和民主力量的注意和声援，这些力量支持南非人民为行使塑造自己前途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承担这项迫切任务，负起保卫国家和平、安全与合作的责任，不能再拖下去了。

在今年三月的辩论中，罗马尼亚代表团曾提请安理会注意：光是重申以前各项决议的规定是不足以改善该地区的严重局势的。我们认为，在我们所要通过的新措施中，应该包括一项这些措施将会获得执行的保证，以确保南非的全体人民将在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的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参加塑造他们自己前途的工作。这需要采取旨在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隔离的原因的措施，而不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订入法规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改革。

联合国宪章载有在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采用的手段。我们的同事，非洲国家的代表和其它发言者，已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安理会仔细研讨的提议。我们全心全意支持非洲国家的立场以及它们向安理会提出的提议。按照这些提议，安理会应该遵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断然的措施来对付比勒陀利亚政权。我们认为，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全体成员采取坚决一致的行动，是可以在消除紧张局势、支援南非人民、确保世界上这个地区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发展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的。

这首先必须得到那些由于它们对南非的政策而直接或间接地使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权得以在非洲大陆立足的国家的合作。

罗马尼亚认为，如要消灭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所奉行的这种完全应当淘汰和应受谴责的政策，整个国际社会和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独立和平等的人都必须加强努力。

罗马尼亚坚守其支援非洲人民、支援全世界人民为行使其追求自由独立生活的神圣权利而进行斗争的立场，支持南非人民追求自由、尊严与社会进步的愿望。

今年八月二十三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向在拉各斯举行的《对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世界会议》的致词里重申了这种立场，表示出罗马尼亚的决心：

“……今后，也要努力打击种族隔离政策和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以一切可能方式支持南部非洲的人民，使他们能恢复民族独立，彻底自由地沿着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道路迈进。”

最后，安理会所同意的任何措施，只要是有助于消灭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方面达成巨大进展的，罗马尼亚代表团都赞同。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在一位印度代表担任主席时恢复审议南非问题，这本身就是非常有象征性的。印度是提议把种族隔离问题列入本组织议程的第一个国家，而且也是第一个谴责其罪行的国家。因此，我愉快地代表我国代表团对阁下出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确信在阁下权威性的指导下，安理会必能通过为应付南非的严重局势所需要的决定。

我也要向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致谢，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这场辩论。

虽然人类已取得了那么多的进步，是不是仍要常常划分为“罗马人”和“野蛮人”，或者“选民”和异邦人”，前者享有一切的特权而后者只有屈服的份儿呢？在含有许多光荣也含有许多严重缺点的人类伟大历史中，有一点是古人起码比我们占便宜的：他们可以蔑视别人的权利而无须发表什么尊重全人类尊严的庄严宣言。

今天，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里，我们却仍然有着石器时代的心态，而在我们这个科学昌明道德落后的时代，我们要求人类的成员互相地把人当人看待都办不到，实在是极其惊人、极其不幸的时代悲剧。

非洲大陆比任何其它大陆更不幸，长期地在地狱里煎熬。黑格尔的名言说得好，非洲大陆长期以来是“历史的探照灯所未照到的孩子”。今天，才一点一点地开始得到久被剥夺的眷顾。就是在这个非洲大陆上，人权比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多的践踏。非洲似乎是被一个无止境的咒语咒上了：先是两个世纪的黑奴贩往美洲，然后是一个世纪的殖民主义的蹂躏，再是柏林会议的瓜分非洲，今天仍在受着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以及民族自决权利被剥夺的痛苦。

在我们这个文明与野蛮兼备的世界里，身为任何国家社会的主要基础的开明国际法法治的最终受益者的人类，却一方面在南非，一方面在我们的良心里，受煎熬之苦，在身体内感到一种现代的酷刑，其猛烈的程度连托克马达也会觉得惊异。

违反人性的种族隔离，或令人作呕的美其名曰“分头发展”，越来越得势了，渐渐成为对联合国和世界良知一种固定的令人不能忍受的挑战。在南非和南部非洲其他地方，种族傲慢已经到了集体疯狂的地步，使黑人任凭白人权力的摆布。沃斯特日复一日地用种族主义来毒害非洲。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竟不能遏止这腥臭的恶疾。这种族主义的癌症在南部非洲的蔓延。我们除了痛斥那些罪魁祸首，吐出胸中的义愤，表达内心的誓愿，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区域组织的决议，政治家们高声疾呼解放南部非洲，已是多不胜数。但是话虽好听，不见事实；华丽的词令掩不住人类受苦受难的悲惨景象。

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又施行一连串的镇压措施，因而安全理事会在非洲集团的要求下召开了这次会议。甚至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传统保护者，也感到这一阵新的镇压浪潮是一种震荡和挑战。

事实上，我们听到的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足以表明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远非无

(阿尔及利亚)

关紧要的个别的小事，而应当使我们相信局势的严重性及爆炸性，应当使我们相信种族隔离制度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永久祸害。

事实上，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件暴露了比勒陀利亚领导人的真正企图，以及他们要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心。而且，也正式地证明了：假如以为比勒陀利亚方面有丝毫改变其种族隔离政策的意愿的话那就错了。这些事件是一个不靠镇压就不能生存的制度的必然后果。本来已经不短的大屠杀名单因此更长了：沙佩维尔的屠杀、索韦托的谋杀、民族主义领袖被暗杀。因此，就事论事国际社会早应当感到愤慨的，甚至那些最纵容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也早应当群起而攻之的。

安理会现在的会议只不过是继续今年三月开始的辩论，我认为，提起这一点不是没有用的。当时，安理会就应该通过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措施了。但是，安全理事会中的某些理事国，可能是过份相信自己劝导南非的能力，因而说服了安理会，应该给予南非一段喘息时间，以便南非有大觉大悟的机会。南非的答复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加紧镇压，经常蔑视国际社会。简而言之，南非大大地利用了这段喘息的机会，加强其奴役制度。因此，它继续无法无天的，妄想国际社会日久松懈，并能逐渐削弱南非黑人的抵抗力。

目前南非局势的深远意义是人尽皆知的了。正是种族隔离，而且只有种族隔离，才是非洲黑人的不幸根源。光是谴责种族隔离是不足以使它消灭的。现在南非的黑人已不象过去那样，光说一些好听的话，或甚至是最近局势的悲惨发展所激起的普遍愤慨，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种族主义政权穷凶极恶地一心一意要维持其对南非的统治，这就促使它要对南非人民用出一整套的镇压措施。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比勒陀利亚现在又开始疯狂地扩充其军事力量，甚至伸展至纳米比亚领土。它在境内用这种军事力量镇压和压迫非洲人民，在境外则用来侵略独立的非洲邻国，因而严重地威胁和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有些国家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援助南非的态度，显然是鼓励比勒陀利亚政权蔑视国际社会。因此，这些政府必须对沃斯特政权最近的措施负一部分责任。我

(阿尔及利亚)

们不能再接受这种暧昧的态度了：一方面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另一方面却同比勒陀利亚保持密切的、有利可图的关系。

非洲国家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策的危险性进行了不懈的谴责。现在它们又再次向安全理事会呼吁，要求安理会负起责任。今天非洲对安理会的要求，不只是一定要安理会声援南非的黑人，同时也要安理会采取在目前局势下所应采取的一切措施，特别是禁止同比勒陀利亚政权有任何政治、经济或军事关系。

安理会只要通过三个非洲理事国在今年三月间提出的四项决议草案，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了。安理会这样做，就对这个尊严饱受创伤的民族尽了它的责任，并且能避免新的沙佩维尔和索韦托悲剧的发生。

除非有关的国家对南非实施严格的有拘束力的武器禁运，除非这些国家停止给予种族主义政权更多的投资或贷款，除非安全理事会遵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目前局势所应采取的措施，以结束这种继续不断公然违反联合国原则的行为，否则南非就不会有和平，整个南部非洲以及长期受苦受难的非洲大陆也不会有和平。

主席：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下午四时四十分散会